

烛火之殇

——李大钊诗传

□峭 岩

残阳洒地今血雨溅，
巨星陨落今伟人眠。
苍天垂悲兮如铁寒，
烛火之殇今天地暗。

燕山低头今深水咽，
南湖悲怆今泪洒船。
国失良臣兮我失父，
华夏同悲兮江山怨。

真理在手兮天有眼，
能黑待擒兮神赐剑。
道义巍巍兮高抵天，
日月长流兮浪涛卷。

妙手文章兮光华灿，
烛火永照兮满人寰。
妙手文章兮光华灿，
烛火永照兮满人寰。

——篇头诗

1

我不愿翻动那个情节
那个大悲大痛的
历史的罪恶丑剧
情节，扭曲着丑陋与狰狞的面孔
向我的疼处走来
它几乎占据了我本以忧伤的心空

我不愿翻动那个情节

那是黑暗又黑暗的日子
那是凄楚又凄楚的日子
一支笔从历史的天幕
轰然

落下
白纸濡染飞溅的墨汁
空气凝固了
历史的脚步
瞬间定格

噩耗把国共两党的神经震撼
北京，苏联大使馆的铁门
终未抵挡住军阀的牙齿
——李大钊被捕了

一切都晚了
作为北方地区书记的他
险恶之前是可以脱逃的
可他坚信有《国际公约》
苏联在北京的大使馆不可侵犯
他做梦都不会想到
在野兽和强盗面前

法是臭狗屎
任铁蹄践踏
他没有收拾散落的文稿
目光扫视警察
沉着如山
“好吧，随便！”

就这么简单
其实，生和死就一步之遥
善良和邪恶
女神和魔鬼
也就一界之分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就义 85 周年。为缅怀这位革命先驱，诗人峭岩创作了长诗《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俯瞰历史，以历史真实事件为线索，有思想有诘问，诗意地呈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在体例上，作者采用了屈原九歌的风格为十章分别写了篇头诗，欲显沉雄、浑厚、哀婉、激扬。本报选发长诗第九章，以表达对李大钊同志的缅怀之情。

就在这个生冷涂灰的日子
就在“三一八”惨案之后
就在鲜血染红天安门前的华表之后
四月六日上午
那个狡诈的张作霖下手了

当凶险的歹徒押解时
他没有惊慌
他为什么惊慌呢
他一个农民的儿子
没窃国没投帝
他的事业是惠光照天的事业
他的行为是救国救民的行为
他坐不更名
行不改姓
他的文章完全是对真理的探寻
他的言行是为百姓吃饱饭
难道犯了天条吗

当黑暗隔断太阳时
他不后悔
他为什么后悔呢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
公然护送反动军阀的枪炮
耀武扬威于渤海之上
国公何在
领海主权何在
人民只是还有一个公道啊
子弹扫射无辜的胸膛啊
当工人、学生、群众流血的时候
段祺瑞政府瞎了眼睛

当奸贼窃国的时候
当奸奸挡道的时候
他只是以一个国民的身份
号召良心大众
用“五四”的精神
用“五卅”的热血
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
反抗帝国主义的进攻
反抗军阀卖国
难道错了吗

好嘛，匪徒发疯了
杀戮开始了
排枪，罪恶的枪
刺刀，罪恶的刀
扫射——
哒哒哒地炸裂
枪声的那一端
正义的拳头被杀戮
乱砍——
嘭嘭地刺进
刀尖锋利得吓人
红的血泉从胸脯喷出
溅红了灰暗的天空

就是这样的速度
就是这样的场景
反反复复
复复反反
上演了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啊
枪击刀砍
刀砍枪击
每一秒钟都在死亡
今天的人们呀

你能理解这蒙太奇式的画面吗
这不是武侠电影
是活生生的历史断面
也许你会瞪目问我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什么地方
竟然这么野蛮
竟然如此惨痛

这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国
段祺瑞的伪政府当政
这是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
上演的一出血腥

真理在这里受辱了
正义遭到监禁

2

太阳被乌云监禁的时候
大地失去了光明

鞭子对肉体说话
无非是皮开肉绽
——骨头不会开口
竹签刺进十指的时候
无非疼痛钻心
——骨头不会开口
昏倒了，冷水泼
泼醒了，又昏倒
还是大山般的沉默

我以为渣滓洞的酷刑是惟一
谁知早二十年前就有了
不同的是时间
相同的是骨头的硬度
亏得这些野兽们的心机
把残酷推向极致

一个伟大的灵魂
经受着烈火的熬煎

3

我曾悄声屏气
走近京师看守所
默默打量它的阴森黑暗
我的心越过铁窗的狰狞牙齿
窥视深处的花朵
体味那时的带血时光
是怎样漫过人的头顶

在监禁的时日里
他心静如水，始终坚守
“勇往奋进以赴之”
“瘅精瘁力以成之”
“断头流血以从之”
嘴里念着，心上刻着

它巍峨于高山之峰巅
它浩瀚于大海之宏阔
它磊落于日月之光辉
它坦荡于湖水之宁静
问天下之恶魔
怎奈何于怀揣烟火的巨人

我看到了啊
灰暗的日子
明亮的心境
他铺开草纸
吐露他的心声
和后来的瞿秋白一样
和后来的方志敏一样
和后来的无数先烈一样

写下《狱中自述》
那可不是他的叛变词
是他一生的心路历程
几十年后我读它

依然魂震心惊
“李大钊，字守常，
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
既无兄弟，又鲜姊妹，
好一垂老祖父教养成人。
……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
急思深究政理，
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

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
值洪宪之变归国。
……
数年研究之结果，
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源，
……

惟吾中国，
自鸦片战役而后，
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
太平天国之变，
甲午之战，庚子之变，
乃至辛亥革命之变，
直至今，
中国民族尚困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
而未能解脱。
……

而长此以往，
吾之国计民生，
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
……
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
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之政策。
……
今日之世界，
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

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
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
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
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
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
以抵制列强之压迫，
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
保护民众利益、
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

字字带泪
句句含情
这是一位共产党人的
大胸怀
大智慧
大告白啊
在一群白痴赌棍面前
只当对牛弹琴

冒似公正的审判结束了
宣判了——
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
——绞——刑
喻叫绞刑啊
这个魔鬼的杀人手段
就是把活生生的人
放进铁索的牙齿里
随着铁索的拉紧
把人活活勒死
据说这种刑具中国没有
是花重金从德国进口
这就是腐朽透顶的段氏政府呵
如此对待国家公民

我仰天长啸
直问苍天
世上真有上帝吗
上帝干什么去啦
对那些人间的败类
为什么不电打雷轰

苍天惊色
大地无声

我仰天疾呼
正义哪里去了
绿林好汉们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从天而降
劫那滚滚的刑车
解救无辜的英雄

依然是苍天惊色
大地无声

汽车上的他神色镇定
目光清明
也许他早有预料
也许他早有准备
他曾说：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美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是呵，他今天
他现在
此时此刻
就走向那个绝美的
——佳境
从远方，从高天
梵音响起了
莲花盛开了
远天一片云崖升起
高山之巅驾一道彩虹

他是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
他是宣告帝国主义一定灭亡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之后
走上绞刑架的
此时是
公元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
这一天，是个血染天惊的日子
那是怎样的惨烈呀
老天爷也熄灭了眼睛

我不愿意描述绞刑架的残忍
比绞刑架残忍的是人心
是豺狼蛇蝎心肠的张氏军阀
我不愿描述铁索的凶残
比铁索还凶残的是段氏政权
是日落西山的黑暗社会
据说绞刑是分层次的
从头到脚
从脖子到腰部
凡有肌肉神经的地方
铁索都一一绞过
四十分钟的血肉过程
也没绞死一个伟大的灵魂

在北京的西郊民巷
一个鬼哭狼嚎人民受辱的地方
在一片灰色的惊恐中
在神与鬼的角斗中
李大钊走了
呼啸着三十八岁的青春
和其他十九位壮士一同走了
去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

4

几十年了，我在想
在那个佛搭建的天堂
大钊啊，你是否还和从前一样
热爱庄稼，热爱花朵
热爱街头欢歌的孩子
你是否还写自由的诗篇
把河岸的晚风歌唱
你是不是沿着险峻的山峰攀登
眺望家乡的田野
一路撒下种子对根的怀想
你曾写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在那里还适用吗？
你是不是还在坚持
那可是你一生的向往啊

大钊啊，想你时
我总爱看青纱帐的绿波
你会从波涛中飘逸而来
抚我头项
给我笑容
我总在蝉鸣燕舞的夏季
把你的歌——弹唱
大钊啊，我的亲人
你是否和我一样夜夜依偎母亲
在家乡的摇篮曲中
尽享那里的时光
……

汤蹈火、斗胆弄险，让人从中看到古泥河湾人那股英雄气，古时代国、蔚州人闹元宵求吉祥的心气，战胜一切灾难与困苦的土气。每个打花人都是一副英姿勃发的挑战姿态，一种慨而慷的大无畏心理。这是燕赵风骨犹在。他们那有力的一甩，那倾心倾志的一泼，那一刹那的勇猛与熟练的优雅，不知道会有几万朵铁花瞬时生成，更不知全场会有多少亿兆的金星出现。花树是铁水变成的，是臂力、胆量和技巧变成的，更是用生命的激情撞击而成的。撞击，专碰南墙，才产生出这生命力量的奇观。打花人就是用这种有意撞击，让生命变成令人惊异狂呼的奇幻，变成作战般的勇士之光与火焰文化。

惊心动魄，亢奋不已呀。其间意识到，“打树花”与古时“火树银花”相合，火药礼花、铁水金花都是心灵的闪现。打树花，打树花，这是泥河湾子孙们的发明，是他们代代传承的独有绝艺。打树花，打树花，这是蔚县人为新年的一切辛劳壮行，为一切美好愿景开路。打树花，打树花，又是蔚县儿女艺术地展示自己的奇绝之美，创造着自己动态的璀璨形象，更是中国北方农家面向现代世界的精彩亮相。于是有人呼喊：“打树花，世界一绝！”也有人喊：“我爱蔚县人！”

我们这些前来观光、寻找节日新欢的人们，在阵阵惊悸慨叹中，那心潮怎能不如海浪汹涌，又怎能不凝炼出千度铁水般的灼烫诗情呢！

奇妙的打树花，诗情画意的打树花，我收藏了你。藏在锦盒，藏在心头。

■我之见 我与老臣的文学追问

□薛 涛

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刚刚写儿童小说，20 多岁。老臣则 30 多岁，已经成为少年小说作家的代表性人物。那时候，我们偶尔便在会议上、私人聚会上遇见，一得空便谈各自的生活，各自的独特体验，各自的文学方向和打算。他说写儿童文学的时候总是先洗洗手，生怕脏了这个干净的活儿。恰好我也是这样的。我俩的共鸣导致了一个又一个彻夜长谈。我们躺在床上盯着窗外的星辰向文学发问，向自己发问，生怕因为名和利的诱惑而疏远了艺术。我们也对文学的商业化倾向表示了警惕（现在的事实证明，我俩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他每每能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评判我们所处的这一段，他的观点总是让我眼前一亮。我们也都曾经激动地指着灯发誓，既然人性之中隐藏着那么多那么深的层面，既然对灵魂的追问与文学表现如此无穷无尽，那么不写出流芳百世的东西誓不罢休。老臣又补充说，咱们就当是给语文课本预备篇目吧，所以我们写的文字务必美好、良善、悲悯、柔軟。我对此也是非常有同感。说到这里，我们都热血沸腾了。于是便失眠。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时，清晨的凉意似乎能帮助我恢复理智，我们又怀疑起自己的才华。于是尴尬地笑笑，悄悄收起行囊，赶紧跑回家去用功写作。

那时我在营口用功写作，他在葫芦岛用功写作。《瓜棚雨夜》《初四年事》《盲琴》就是老臣那时候的作品。

后来他去鲁迅文学院学习，再后来他留在北京发展。有一次我去北京，他目光炯炯地跟我说：“我没有离开过文学，我读的当代作品肯定比任何儿童文学作家读的都多。”我相信老臣的坚守。因为我偶尔便收到他的短信，说读到了我某一个新作，然后大加赞美一番。有一次他送我两个字：守成。我等着看老臣正在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

他的作品，比如从前的《盲琴》和近年的《泡沫》，以塞外独有的苍凉与辽阔、深情与深意，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气质。这些年来，我翻遍图书和杂志，一直试图找到能超过《盲琴》的短篇作品，很遗憾到现在我也没有多少收成。翻遍自己的作品，则更是一无所获。

《盲琴》既简单到极致又复杂到极致，它既苍凉又温暖；它当然是一篇小说，它也是一篇寓言、一篇童话；它诗韵饱满，也富含哲学和宗教的意味。它曾经让我震惊，让我回味不已。现在则动摇了我的文学自信，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还要再写作下去。一句话，它让我清醒，也让我反省，更让我怀疑，怀疑那些比它更有名、比它卖得更多的作品。我想，将来它还会在我的阅读记忆中闹腾下去，让我不安和惭愧。

我真希望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并成为儿童文学创作、出版、评论的主流，进而改善中国儿童文学的气质。这种气质，说它多珍贵就有多珍贵，说它多难得就多难得。因此老臣的文学使命还没有完成，他还在进行新的创作。我等着看老臣正在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

面对喧闹的文坛，我们都没有理由懈怠。

当年我们站在东北的大地和山林对人性、对灵魂发起追问。我知道，在追问的铁道上只有始发站，没有终点站。

月光背后星光灿烂，星光背后银河漫漫，再往前是宇宙浩瀚。

我们是一粒认真得可笑又执著的尘埃，前途是无边和无限。

有天整理书橱，发现一个纸包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一块乌黑的铁渣。哦，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元宵节从冀北蔚县带回来的，可算是误藏在书堆的珍品了。

这是蔚县打树花的纪念。对打树花，我一直心仪。两年前有人约我同往，却已答应到正定看花会。去年蔚县组织了京津冀作家记者元宵节采风团，便终于成行了。那地方是蔚县西南与山西广灵搭界的暖泉镇北宫堡，但报道中多称“暖泉打树花”。我们在傍晚时分未吃晚饭便驱车前往，路上人多车多，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神奇而来，为了一种特殊体验而来。

村里已经有一个打树花的专用场院，摆着排排长凳，能坐四五千人，是产业化了。我们靠前些坐下，听着喇叭里的当地民歌，望着正前方那道城墙，见垛口上写着“天下奇绝打树花”。下方画着一个城门，门前便是一个大台子，两边是蔚县彩色剪纸，右侧还有一个炼铁炉正在呼呼地冒着红黄的火苗。这才想到，打树花要化铁水，把铁水向城墙上演示。我从媒体上看到过的，很是亮丽。今日我远道慕名而来，怎么还不快热乎呢。数九寒天，北大的夜风很硬，我们瑟缩地期待着。一会儿两位主持人上场宣布，暖泉打树花晚会开始，便上演了几段歌舞，之后虔诚地举行了祭祀仪式。紧接着乐声大作，见两个人抬来一桶红红的铁水，人们便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知道打树花要真的开始了。一个穿着羊皮袄、戴着草帽的大汉拿着一个白瓢走上台来，主持人报出他的姓名，并解释这个瓢是柳木的、泡了水的。汉子向观众鞠了个躬，便转身弯腰舀起一瓢红水，猛然甩臂向城墙泼去。一霎时，万朵金花哗啦溅出，迸过城头，笼罩了舞台，笼罩了汉子，照亮了数千张笑脸和飘着零星雪花的夜空。观众们不由自主地“哇”一声，继而热烈鼓掌。一瓢，两瓢，三瓢……这真是“钢花四溅”，灿烂无比，奇幻绝伦。

■土地与生长 打树花

□袁学骏

柳亚子曾经在 1950 年国庆时写出“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现在是“骏马秋风冀北”不夜天，蔚县打树花美名不虚传。又想到盛唐时苏味道在《正月十五日夜》中惊叹“火树银花合，星桥铁索开”。激动地描绘了那时京城元宵之夜的盛况，大为皇家下令通宵不